



史記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

史記一百一十五 京在第二行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

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舉反

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

遼東故塞至洌水為界

漢書音義曰洌音滂沛反

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

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洌水居秦故空地上下

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

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

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

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上書

見天子又擁關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

也宋無

辰 泉 案 作

寒 中 行

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度馳入塞  
 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  
 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sub>韓</sub>朝鮮其秋遣樓船  
 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  
 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  
 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  
 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  
 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  
 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  
 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  
 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  
 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

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  
 下圍其西北樓船亦住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  
 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  
 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  
 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  
 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  
 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  
 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  
 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  
 子山使不能剽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  
 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  
 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

子宗

居宗

真宗

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太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

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

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下天子誅逐左將軍已

并兩軍即急擊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

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

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

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

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

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臨屯樂浪

也封參為漑清侯韋昭曰屬齊陰為菽苴侯韋昭曰屬勃海啖為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為

幾侯韋昭曰屬河東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温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

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

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

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

辱將率莫侯矣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此卷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五十五 葉數四二四三四葉

史記一百一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川牛鳳崗氏圖印

顛顛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顛顛馬出其國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魍結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邛都邑名也北至牂榆韋昭曰在益州牂音葉名爲雋昆明徐廣曰永昌有

雋唐縣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

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笮音昨在越嶲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

冉駝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駝以東北君長以

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

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

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

著

母

廣

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頻音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

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

笮馬犍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

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

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苟音窶駟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

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

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

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

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

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

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

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其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

漢書

濕宋

重萬餘人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

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

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

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

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

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成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溼死者甚

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

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

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

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為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

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犍

杖徐廣曰字或作筰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作乾毒駟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

中

蜀中

胡是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塞因盛

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

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

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

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

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

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

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

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

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

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

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

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

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

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

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

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滇

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

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

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

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

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掄

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翦卒為七郡徐廣曰犍為牂柯越巂益州武都沈犁汶山地也

衰宋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此卷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五十六十八 葉數四十四四五六三葉

史記一百一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索隱曰 校在湖本

史記一百一十七

西川忠厚堂  
氏書印

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  
 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  
 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相如  
 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  
 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  
 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  
 相如乃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  
 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  
 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

德祥

叙宗

印宗



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

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

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

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韋昭曰閒讀曰閑甚得都邑之容也郭璞

曰都猶姣也詩曰恂美且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

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

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

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

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肆

也以土為墮邊高似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言其無恥也今銅印言犢鼻此其類矣與保庸

雜作方言曰保庸謂之南方奴婢賤稱也滌器於市中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溉者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

門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文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材

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游宦也雖貧其人材

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子文君僮

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及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

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郭璞曰主獵犬也上讀子虛賦而善

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

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

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

言也為楚稱郭璞曰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徐廣曰烏作惡烏有此事也為齊難郭璞曰詰難楚

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為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人為辭

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

財宗

及宋及中統作

兔宋

唯宋

缺宋

玫宋

鷹宋

床宋

茶宋

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音託夏反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罔彌山郭璞曰罟罟也音洋揜免麟鹿射麋脚麟徐廣曰麟音各駟案郭璞曰脚倚足麟車轆鷲於鹽浦割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搗也音而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

脚宋

兒宋及各本作悅

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

第鬱隆崇律岑巖參差日月蔽虧漢書音義曰高山壘蔽日月虧缺半見交錯糾紛上干

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徐廣曰一作暇雌黃白垺徐廣曰音符翹

案漢書音義曰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之鱗采其石則赤玉玟

瑰郭璞曰赤瑾也見楚辭玫瑰石珠也琳璿琨瑀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璿石次玉者琨瑀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者城功玄厲徐廣曰曰賦

音古咸反功音勒皆次玉者駟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麋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狀若蕙其葉如麋蕙芷白芷若杜若江離麋蕙諸

蔗獐且徐廣曰獐音匹沃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麋蕙蕪蘄芷也似蛇牀而香諸蔗甘栝也獐且蕤荷也其南則有平原廣澤

登降陁靡音移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郭璞曰巫山今在建平巫縣也其高燥則

生葳蕤苞荔徐廣曰葳音針馬監也葳或曰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蒲駟案漢書音義曰苞蕤也薛莎青蘋徐廣曰薛音先結反駟案

漢書音義曰薛賴蒿也莎鎬侯也青蘋似莎而大也音煩其卑溼則生藏蓂兼葭東蓄雕胡徐廣曰烏桓國有蓄似蓬草實如葵

子十月熟駟案漢書音義曰藏似藟而葉天蓂蓂尾草也兼蕪也葭蘆也蓮藕菰蘆徐廣曰菴問軒芋蒿也軒芋菰草也衆

菴問軒芋漢書音義曰菴問軒芋蒿也軒芋菰草也衆

茅宋

柘宋

湧宋

菱宋

蘼宋

蠓宋 鴉

天宋

劍

音宋 記白

舊宋

聃宋

於宋

裴宋

姬宋

史宋 作史

粉宋 袂袂

揚宋 本

仿宋 宋 獠

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

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瑁鼈龜其北則有陰

林巨樹郭璞曰林在梗柟豫章郭璞曰梗柟似梓柟葉似桑桂椒木蘭檠離

朱楊徐廣曰檠音扶反駟案郭璞曰木蘭樹皮檀栲栲栗橘柏芬芳徐廣曰栲音

其上則有赤狡蠓螻徐廣曰蠓音劬柔鴛鴦孔鸞騰遠射干郭璞曰鸞大獸長百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曼蛇龜豸郭璞曰曼蛇大獸長百

王乃駕馴駁之駟漢書音義曰駟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乘雕玉之輿靡魚須

之橈旒郭璞曰以海魚須為旒旒曳明月之珠旗漢書音義曰以建千將之雄

戟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劍師左烏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徐廣曰韋昭云夏

服呂靜曰步義謂之服也陽子驂乘織阿為御漢書音義曰陽子僊人陽陵子織按節未舒即

陵狡獸麟印印蹇距虛郭璞曰印印似馬而青距虛即印印變文五軼野馬而轉

駒駘徐廣曰轉音銳駟案郭璞曰野馬乘遺風而射游騏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爾

儵聃淒冽徐廣曰淒音七見反淒音力詣雷動燁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

必決背韋昭曰在日所指洞胃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

是楚王乃弭節裴回郭璞曰或云節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

怒與猛獸之恐懼微飢受訕徐廣曰訕音劇駟案郭璞曰訕疲極也殫睹眾物

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謂鄭被阿錫漢書音義曰阿揄紵縞徐廣

史雜織羅巫霧縠郭璞曰言細如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撓谿谷漢書音義

錯也褰縮也縐裁也其縐中文縐也褰縮也縐裁也其縐中文紛紛袞袞楊施卹削徐廣曰施音迤衣袖也駟案

巫髻徐廣曰織音芝駟案郭璞扶與猗靡郭璞曰淮南所謂曾喟呶萃蔡漢書音義

裳張起也萃郭璞曰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徐廣曰錯音措繆繞玉綏

郭璞曰綏所執以登車縹乎忽忽若神僊之彷彿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

嫫媧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鷓鴣漢書音義曰鷓微矰出織繳施徐廣曰

嫫媧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鷓鴣漢書音義曰鷓微矰出織繳施徐廣曰

嫫媧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鷓鴣漢書音義曰鷓微矰出織繳施徐廣曰

駕宇

郭璞曰野鷺也駕音加

雙鶴下玄鶴加

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

怠而後發游於

清池浮文鷓

漢書音義曰鷓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鷓首天子之乘也

楊桂柁

徐廣曰音曳駟案韋昭曰柁機也

張翠帷

建羽蓋罔瑇瑁鈞紫貝

郭璞曰紫質黑文也

縱金鼓吹鳴籟

漢書音義曰縱撞也籟籟也

榜人歌

縱

郭璞曰唱擢歌也榜船也音謗

聲流喝

徐廣曰鳥邁反

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

郭璞曰靈鼓六

碾碾礪礪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

面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纏乎淫淫班乎喬喬

郭璞曰皆群行貌也

登陽雲之臺

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駟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

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

具而後御之

郭璞曰勺藥五味也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將割輪淬自以

爲娛

徐廣曰淬干內反駟案郭璞曰脂膊淬染也脂音燭也

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

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

郭璞曰言有患

也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

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

論也

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

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

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

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南

有琅邪

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

觀乎成山

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

射乎之罘

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也

浮渤

解

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

游孟諸

郭璞曰宋之藪澤名

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

青丘傍俚乎海外

郭璞曰青丘山名亦有出出九尾狐在海外矣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

不蒂芥乃傲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

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

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無是

公听然而笑

郭璞曰听然笑貌也

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

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

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

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

畫宇

數宇

蓋宇鈞宇

烽宇

言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勦宇

淫

固宋作故

所以禁淫也郭璞曰禁絕淫放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

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

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

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

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郭璞曰西極國

也見爾雅丹水更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紫淵徑其北郭璞曰紫淵所未詳終始霸漭出入

涇渭鄠鄠潦潏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今八川分流

相背而異態郭璞曰八川各在上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

淤之浦郭璞曰椒丘直各言有巖闕也見楚辭淤亦洲名蜀人云見方言徑乎桂林之中郭璞曰桂林林名也見南海經過乎泱

莽之野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

激堆埼郭璞曰穹隆伏石貌堆沙堆埼曲岸頭音祈沸乎暴怒洶評勇涌音滂音潰音潏音淞音

汨漚測泌澌郭璞曰逼側筆櫛四音橫流逆折轉騰激洌澎濞沆瀣穹隆雲撓蜿

衡

漶

滂

洄

鯨

振

脚

脚

脚

脚

脚

脚

瀾膠戾踰波趨汨徐廣曰鳥狹反莅莅下瀨批巖衝壅犇揚滯沛臨坻泮

澗濶霄墜湛湛徐廣曰湛音沈隱隱砰磅訇磕潏潏淝淝洽渠鼎沸郭璞曰洽音軟立反

馳波跳沫徐廣曰一云吸呷汨瀼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

後灑漾潢漾安翔徐徊翯乎瀉瀉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

龍赤螭鮀鱓鱗離徐廣曰鱓音漸翽案郭璞曰鱓鱓鮀也音宜晉漸離未聞鱗鱗鮀鮀徐廣曰鱗音娛皮有文出樂浪鮀音皮鮀音託多口

擢尾振鱗奮翼潛處於深巖魚鼈謹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玃璅

江靡郭璞曰靡音崖也蜀石黃磬郭璞曰磬石黃色也水玉磊砢郭璞曰水玉水精也磷磷爛爛采色濔肝

叢積乎其中鴻鵠鸕鶿鵝鶖鷓鴣郭璞曰鸕鶿音容鷓鴣音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駮鶩鵲目徐廣曰駮音水鳥

煩鴛鷓鴣徐廣曰煩鴛一作番鷓鴣音容鷓鴣音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鷓鴣鷓鴣徐廣曰鷓鴣音水鳥

反翽案漢書音義曰翽翽蒼黑色郭璞曰鷓鴣音水鳥

蕩掩薄草渚唼喋菁藻郭璞曰菁水草呂氏春秋曰太湖之菁也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龍嵒

脚

變宋

陶宋

淵宋作問

嵩宋

推宋作推

專宋中

攢宋

菊宋

獲宋

滇宋

崔巍峩峩深林鉅木蕝巖峩峩九巖截薛南山峩峩漢書音義曰九峩山在左馮翊谷口縣西

巖薛山在巖陶巖陶音巖陶音巖陶音巖陶音巖陶音巖陶音巖陶音巖陶音巖陶音巖陶音

瀆漢書音義曰瀆音瀆音瀆音瀆音瀆音瀆音瀆音瀆音瀆音瀆音

丘墟屈屈隱麟鬱岬登降施靡波池貔豸郭璞曰被豸音蟲豸也

江離糅以蘼蕪雜以流夷漢書音義曰專結縷徐廣曰專結縷徐廣曰專結縷徐廣曰專結縷徐廣曰專結縷徐廣曰

鮮枝黃礫郭璞曰鮮枝黃礫郭璞曰鮮枝黃礫郭璞曰鮮枝黃礫郭璞曰鮮枝黃礫郭璞曰鮮枝黃礫郭璞曰

郁郁斐斐眾香發越盼蠻布寫睭暖苾勃於是乎周覽泛觀

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犛旄獫狁

馘盼軋洊徐廣曰馘盼軋洊徐廣曰馘盼軋洊徐廣曰馘盼軋洊徐廣曰馘盼軋洊徐廣曰

沈牛塵麩漢書音義曰沈牛塵麩漢書音義曰沈牛塵麩漢書音義曰沈牛塵麩漢書音義曰沈牛塵麩漢書音義曰

赤首園題郭璞曰赤首園題郭璞曰赤首園題郭璞曰赤首園題郭璞曰赤首園題郭璞曰

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

騶蚤蚤驎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

坐曲閣郭璞曰坐曲閣郭璞曰坐曲閣郭璞曰坐曲閣郭璞曰坐曲閣郭璞曰坐曲閣郭璞曰

夷窆築堂纍臺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夷窆築堂纍臺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

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榛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

軒徐廣曰軒音軒音軒音軒音軒音軒音軒音軒音軒音軒音

靈園燕於間觀郭璞曰靈園音靈園音靈園音靈園音靈園音靈園音靈園音

渥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石振崖徐廣曰渥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石振崖徐廣曰

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璿玉旁唐璜編文鱗徐廣曰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璿玉旁唐璜編文鱗徐廣曰

垂綏琬琰和氏出焉徐廣曰垂綏琬琰和氏出焉徐廣曰垂綏琬琰和氏出焉徐廣曰

赤瑕駁犖雜雷其間徐廣曰赤瑕駁犖雜雷其間徐廣曰赤瑕駁犖雜雷其間徐廣曰

班字重編音班班字重編音班班字重編音班班字重編音班班字重編音班

班字重編音班班字重編音班班字重編音班班字重編音班班字重編音班

稌宋

葉宋 作葉

貞 宋通

軌 各本也 此宋本

多宋

宋通 螺宋

抄宋

記宋中

校宋中

簿宋

貌宋

案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瑤於是乎盧橘夏孰郭璞曰今蜀中有給

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九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黃甘橙棗徐廣曰音枇杷燃柿徐廣曰然音檉棗厚

樸徐廣曰棗音櫻桃蒲陶郭璞曰蒲陶似隱夫鬱棣格

樛荔枝徐廣曰鬱一作菓格音羅乎後宮列乎北園

鮑丘陵郭璞曰鮑猶下平原揚翠葉杙紫莖郭璞曰杙搖也發紅華秀朱榮煌

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楮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呂氏春秋

華汜檉櫨徐廣曰汜一作楓駟案漢書畱落胥餘仁頻并閭徐廣曰頻一作賓駟案

可作案餘未詳弁閭并閭樓也皮欂檀木蘭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欂檀檀別長千仞大連抱

夸條直暢實葉後茂攢立叢倚連卷累危崔錯發訛古委阮衡間砢

旖旎從風瀏莅焮吸徐廣曰蓋象金石之聲音柴池莛虎徐廣

旋環後宮雜遯累輯徐廣曰雜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

究之無窮於是玄媛素雌蜚鸞飛鷗徐廣曰鸞音于季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鸞

經天矯枝格偃寒杪顛於是乎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蹕稀間郭

客庖厨不徒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投獵乘

鏤象六玉蚪徐廣曰以玉為飾駟案郭璞曰鏤象山所出輿言拖蜺旌靡雲旗前

皮軒後道游郭璞曰皮軒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漢

嚴簿縱獠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扈從橫行出乎四控之中郭璞曰言跋扈縱鼓

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

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郭璞曰貔執夷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郭璞曰

山谷避禽獸為

陸音去車反

郭璞曰

郭璞曰

幽宋

羊千斤手足謂拍踰殺人

蒙鵠蘇

徐廣曰蘇尾也

絳白虎

徐廣曰絳音絳駟案郭璞曰絳謂糾絡之

被函文

郭璞曰著斑衣

跨野馬

陵二窰之危

漢書音義曰二窰三成之山

下磧歷之坻

郭璞曰磧歷阪名也

徑陵赴險越壑厲水

推蜚廉

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者

弄解豸

漢書音義曰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

格瑕蛤

鉅猛氏

漢書音義曰瑕哈猛氏皆獸名

胃驤裏射封豕

郭璞曰驤裏神馬日行萬里封豕大猪兩音竊嫻

箭不苟害解

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

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儵躡遠去

離輕禽楚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

徐廣曰轉音銳一作惠也

軼赤電遺光耀

徐廣曰超陵赤電電

光不及言去速也

追怪物出宇宙響繁

羽射游臬櫟蜚虞

郭璞曰臬臬羊也似人長脣反踵被

髮食人飛虞鹿頭龍身神獸櫟梢也

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燈仆

徐廣曰射準的曰藝仆音赴

然後

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飈乘虛無與神俱麟玄鶴亂昆雞

適孔鸞促駿驥拂鷺鳥捎鳳皇

漢書音義曰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鷺鳥也

捷鴛鴦掩焦

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絃

似鳳

郭璞曰絃維也北

率乎直指闇平反鄉蹙石闕歷封巒過雉鵠望露寒

徐廣曰雉音支駟案漢書音義曰皆

甘泉左右觀名也

下棠梨

漢書音義曰官名也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

息宐春西馳宣曲濯鷓牛首

漢書音義曰宣曲宮

名在昆明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

登龍臺

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

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

者之所得獲

徐廣曰鈞一作診也

觀徒車之所鞿轢乘騎之所蹂若

徐廣曰蹂音人久反

人民

之所蹈躡與其窮極倦泐驚憚惛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

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張

樂乎輶輶之宇

徐廣曰輶音葛

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

鼉之鼓

郭璞曰木買鼓中加羽係其上市謂樹鼓

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

漢書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號也呂

氏春秋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

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

徐廣曰一作勳

川谷為之蕩

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

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慈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駟案漢書音義曰于遮

文成顛歌

郭璞曰未聞也

族舉逝奏

徐廣曰舉一作居

金鼓迭起鏗鏘鐳磬洞心駭

耳

郭璞曰鐳磬鼓音

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續

宋書下有取字

宋書下有宮字

鶴

楊宋

准宋

梟宋

陷宋

班宋



娛宋中

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曰狄鞮地名也在河內出善

也宋作名  
韻宋中  
愉宋  
閻宋

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也絕殊離俗妖冶媚都靚莊刻飾便嬛倬約郭璞曰絕莊粉白黛黑也柔橈嬛嬛徐廣曰音娟娥媚姆嫋徐廣曰姆音乃丹反嫋音弱世獨爾之愉施徐廣曰世音曳

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

秦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

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

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墮墻填塹使

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侈發倉廩以振貧

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

隸宋中

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游乎六藝之圃騫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射狸

首兼騶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

羣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翺翔于書圃述易道放

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

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

德隆乎三皇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

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

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

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

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

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

羨宋中

騫宋

日宋訛

再宋中

暴宋

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  
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  
甚眾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  
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犍中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發巴蜀吏卒  
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用軍興法也誅其渠帥巴蜀民  
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  
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  
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  
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犍之長常效貢職不  
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  
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郡宗

燔宋記已  
為人塗改  
作燔本字  
不可辨

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  
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典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却却又擅為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籩縣者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皆攝弓而馳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  
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  
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  
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  
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  
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  
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諡宗恥宗

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喻曉百  
 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  
 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  
 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無忽也相如  
 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  
 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  
 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  
 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  
 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  
 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  
 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四夷至蜀蜀太守

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  
 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  
 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  
 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犍  
 犍犍為微通零關道徐廣曰越雋有零關縣橋孫水韋昭曰為孫水作橋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  
 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  
 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  
 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  
 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  
 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  
 冉從駢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  
 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

並宗

且宗作請

人宗無

沈宗中

種宗  
湊宗

非宗

去宗宗

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焚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且為大夫龔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威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沉贍菑徐廣曰漉一作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

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皮膚不生毛

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脫腫也一作媵音秦膚理也脫音魁

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

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

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驚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

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毛詩傳曰濱涯也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溥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

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

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

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

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累號泣內嚮而怨曰蓋

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

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蓋夫為之垂涕

徐廣曰蓋音庚

況乎上聖又惡能已

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  
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爲關徼牂牁鏤零山  
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  
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  
一體中外提福徐廣曰提作禔音支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  
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  
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  
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  
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駟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五之上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  
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  
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  
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徒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

聖宋中

何校宋作於  
所見宋作進

嘗宋無

責宋中

於宋

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  
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  
家之事嘗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  
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詞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  
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奮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  
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  
犯屬車之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  
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秋曰羿傳射于逢蒙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  
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  
子之所宐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楛之變  
徐廣曰楛音巨月反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鈎逆者謂之楛矣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

史記一百一十七

七

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

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

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

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空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

曰登陂池之長阪兮全入曾宮之峩峩漢書音義曰全竝也臨曲江之隍州兮漢書

音義曰隍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長洲也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控控兮徐廣曰通谷

筮兮谿澗汨減喻習以永逝兮注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塢蔓兮

覽竹林之榛榛東馳上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

身不謹兮亡國失執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

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夔邈絕而不齊兮彌久

遠而愈休精罔闕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為

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

勢宋

脩宋

僊宋

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  
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  
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  
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

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  
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為竿旄葆也總

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葆者垂旬始以為慘兮世彗星而為髻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  
也世彗星綴著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指  
旖旎風指靡攬櫬檜以

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漢書音義曰綢緞也紅杏渺以眩潛兮焮風涌而

雲浮漢書音義曰旬始屈虹氣色  
紅杏渺眩潛闇冥無光也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透麗兮駿赤螭青蚪之

蚶蜺蜿蜓低卬漢書音義曰蚶蜺申頭  
低卬也矯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沛艾赴蜺仞

以佻儻兮漢書音義曰赴蜺申頭  
低卬也佻儻不前也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踉蹌躡鞞容以委

麗兮綢繆偃蹇林奕以梁倚徐廣曰踉蹌乍前乍卻也蹉音五栗反躡音鞞反鞞  
鳥葛反鞞音葛綢一作離奕音他略反鞞案漢書音義

攬捨宋

和宋中

蚪宋

矢宋有

鞞宋中  
佻宋無  
煇宋

煇宋

宇多音字

復宋

勅宋

叫中 宋字

選 宋

岐 宋

衡 宋

抗 宋

櫛 宋

亦 宋

食 宋

曰 宋

曰休與走也 糾 蓼 叶 鼻 蹋 以 艘 路 兮 徐廣曰音介至也 蔑 蒙 踊 躍 騰 而 狂 進 漢書音義曰蔑

也 進 走 蒙 飛 揚 荇 颯 卉 翕 燦 至 電 過 兮 煥 然 霧 除 霍 然 雲 消 邪 絕 少 陽 而 登

太 陰 兮 與 真 人 乎 相 求 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也 互 折 窈 窕 以 右 轉 兮

橫 厲 飛 泉 以 正 東 悉 徵 靈 罔 而 選 之 兮 部 乘 眾 神 於 瑤 光 漢書音義曰瑤光北斗杓

一 星 使 五 帝 先 導 兮 反 太 一 而 從 陵 陽 漢書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 左 玄 冥 而 右 含 靈

今 漢書音義曰含雷黔羸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或曰水神 前 陸 離 而 後 滴 湟 漢書音義曰皆神名 斯 征 北 僑 徐廣曰燕人也形解而僊

而 役 羨 門 兮 屬 岐 伯 使 尚 方 徐廣曰岐伯黃帝臣駟案漢書音義曰尚主也岐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 祝 融 驚

而 蹕 御 兮 清 雰 氣 而 後 行 屯 余 車 其 萬 乘 兮 絳 雲 蓋 而 樹 華 旗 使

勾 芒 其 將 行 兮 吾 欲 往 乎 南 嬉 歷 唐 堯 於 崇 山 兮 過 虞 舜 於 九 疑

紛 湛 湛 其 差 錯 兮 雜 逕 膠 葛 以 方 馳 騷 擾 衝 菴 其 相 紛 拏 兮 滂 瀉

決 軋 灑 以 林 離 鑽 羅 列 聚 叢 以 龍 茸 兮 衍 曼 流 爛 壇 以 陸 離 徑 入

靈 室 之 砰 磷 鬱 律 兮 洞 出 鬼 谷 之 屈 疊 嵬 礧 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眾鬼之所聚也楚詞有曰贊鬼谷

于 北 辰 也 徧 覽 八 紘 而 觀 四 荒 兮 竭 渡 九 江 而 越 五 河 經 營 炎 火 而 浮 弱

水 兮 杭 絕 浮 渚 而 涉 流 沙 漢書音義曰杭船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 奄 息 總 極 汜 濫 水 嬉 兮

漢書音義曰總極葱嶺山也在西域中也 使 靈 媧 鼓 瑟 而 舞 馮 夷 徐廣曰媧一作貽駟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 時 若 夢 夢 將 混 濁 兮 召 屏 翳 誅 風 伯 而 刑 雨 師 西 望 崑 崙 之

輒 沕 泐 忽 兮 直 徑 馳 乎 三 危 三危山名也 排 闥 闔 而 入 帝 宮 兮 載 玉 女 而

與 之 歸 舒 閭 風 而 搖 集 兮 亢 烏 騰 而 一 止 漢書音義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低 回 陰 山 翔

以 紆 曲 兮 吾 乃 今 日 睹 西 王 母 矐 然 白 首 徐廣曰矐音下沃反 載 勝 而 穴 處 兮

亦 幸 有 二 足 烏 為 之 使 必 長 生 若 此 而 不 死 兮 雖 濟 萬 世 不

足 以 喜 回 車 竭 來 兮 絕 道 不 周 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 會 食 幽 都 呼 吸 沆 瀣

餐 朝 霞 兮 噍 咀 芝 英 兮 噉 瓊 華 徐廣曰噉音祈小食也駟案韋昭曰瓊華玉英 媿 侵 潯 而 高 縱 兮

紛 鴻 涌 而 上 厲 徐廣曰媿音媿 貫 列 缺 之 倒 景 兮 涉 豐 隆 之 滂 沛 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閤也倒景

下 馳 游 道 而 循 降 兮 驚 遺 霧 而 遠 逝 迫 區 中 之 隘 陝 兮 舒 節 出 乎

閔 嵩

北垠遺屯騎於玄闕今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下岬嶮而無

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愴恍而無聞乘虛無而

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

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

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

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

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

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

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今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率邇者踵

武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首世近之遺迹逖聽者風聲徐廣曰逖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紛綸歲蕤堙滅而不

稱者不可勝數也續韶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

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有七十二人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駟案韋昭曰疇諸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

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

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邽隆

徐廣曰邽蓋字誤皇甫謐曰王季徙程故漢書曰維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大行越

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

乃絕駟案韋昭曰無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

故軌於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

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繩祿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繩祿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

平功德冠於文武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

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羨涌原泉

韋昭曰漢德羨涌如泉原也洊滴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徐廣曰上暢九垓下泝八

埏徐廣曰音衍駟案漢書音義曰暢達核重也泝流也埏若八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

地之祭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

何校本詔  
作昭所見  
宋作詔

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  
泰山者有七十二人

徐廣曰若順也駟案韋昭曰  
疇諸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

周  
宋  
中

宋

宋

宋



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濶泳沫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迥遠濶廣也者浮其沫首惡湮沒闇昧昭哲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皆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昆蟲凱澤回首面內韋昭曰面

也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微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微遮也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渠一莖六

穗於庖徐廣曰導瑞禾也騶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犧雙觥共抵之獸徐廣曰抵音底騶案漢書音義曰犧牲也觥角

也底本也武帝獲白麟獲周餘珍物龜于岐徐廣曰一作放龜騶案漢書音義曰餘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招翠黃

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登仙言見乘黃而招呼鬼神

接靈囿寶於間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囿為寶旅于間館矣郭璞曰靈囿仙人名也奇物譎詭倣儻窮變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

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慝乎漢書音義曰介大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封禪不亦慝乎進

讓之道其何爽與徐廣曰爽差異也騶案漢書音義曰進周也讓漢也言周未可封禪而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禪為讓也於是大司

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慝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慝音惠順也諸夏樂貢百

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

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徐廣曰况受上天之榮為名號

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徐廣曰以眾瑞物初至封禪處薦之上天告成功也陛下謙讓

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徐廣曰挈猶言也也騶案韋昭曰挈缺也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缺王道之儀羣臣

慝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亦各竝時而榮

咸濟世而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絕也說者尚何稱於後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於當時

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

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款誠也謁告之報誠也勒功中嶽以彰

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

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

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徐廣曰錯音厝騶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用而以展其官職設厝其事業者也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校一作祓祓猶押

而宋與校宋

脩宋祇宋

辰宋

而宋與校宋

太宋 宋通

開宋

宋及各本收作收

也音廢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將襲舊六為七韋昭曰今漢書增一仍舊六為七也

攄之無窮徐廣曰攄一作臚臚敘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

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空命故悉奏其義而覽焉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

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

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

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

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大山也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

嘉收收睦睦君子之能徐廣曰收音曼和貌也能一作態駟案漢書音義曰曼和穆敬言仰且敬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

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茲亦於舜虞氏以

與濯濯之麟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

君輿帝以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

耀熿炳輝煌徐廣曰熿音晃輝音魂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止純反告之丁寧駟案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記寓

諭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者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

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與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

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

卒徐廣曰元符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

父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泰山下趾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與五公子

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至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易本隱之以顯韋昭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眾庶也小雅譏

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

汜尊獲之徐廣曰古布字作尊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

顯位封禪也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

嘉收收睦睦君子之能

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

與濯濯之麟游彼靈時

君輿帝以享社三代之前

耀熿炳輝煌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諭以封巒

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

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

卒

父禪肅然

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

小雅譏

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

義門云揚雄以下二十字係漢書校員語一本刪去字而見字本有

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已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 凡三行末行五字 校在湖本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七

此卷字本与秦楚之際月表同是蔡夢弼刻但無圖記耳 極史傳五十七凡三葉

六月廿有四日校畢

史記一百一十七終

西川毛鳳藹氏書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西川毛鳳藹氏書

教宗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悲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

妬宗

徐廣曰九江盧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

及古蜀 庚辰

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到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輦音已足反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

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贊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諡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

宋及本  
脫字

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  
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  
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  
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  
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  
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  
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  
以聞文類曰思簡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人見長  
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  
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  
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二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

簡宋

印宋  
母宋

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  
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  
邛蹙九折阪又有郵置驛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遣其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  
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  
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  
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  
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  
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  
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  
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  
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

逮宋及各  
本記遂  
冢宋

更相  
中

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  
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  
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  
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  
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  
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  
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  
乘況兄弟而相更逐乎瓚曰一  
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  
共食也沈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  
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  
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  
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置園  
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  
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

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  
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  
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  
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  
侯姓蟲名捷

其父名逢  
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

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  
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  
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  
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  
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  
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

霸上

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

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

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

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

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

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

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訶長安

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

外孫修成君女為妃

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

諂  
宗

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入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

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

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

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

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

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劔自以為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

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

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

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

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

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雷太子逮不遣

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

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

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

奮  
宗

留  
宗

劾  
宗

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

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

如淳曰丞王刑獄囚徒丞

並  
宗

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刑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

臺

聰

于

蓋

各本聖人作先王宋及中統同此

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而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

如

紛



設宗

蒼宗

宜

薛宗

踰宗

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空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

蹈宗

怨宗及本願作願

祀宗

一船宗脫

瑞宗

萬倍下宋及本有於字

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怨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沅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

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為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

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構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謂孤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

渡宋

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  
 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  
 卒盡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  
 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  
 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  
 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唯音寂笑反臣聞吳  
 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  
 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贊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贊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漢將一日  
 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口而令漢將得出之今我令樓緩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  
 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

字文記報記

環宋

雄宋

半宋及  
各本  
恭宋

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  
 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  
 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  
 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  
 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  
 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鏃鏃棘矜也徐廣曰大鏃謂之剗音五哀反  
或是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  
幾乎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平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  
 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  
 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  
 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  
 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

宋史古耐字  
三字  
家宋無

日宋記

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  
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  
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  
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  
至於死完其耐  
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  
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  
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  
南人名士  
武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  
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  
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  
王冠也秦滅楚  
以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事大將軍丞相一

日發兵

如淳曰發淮南兵也

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如淳

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

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

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

漢書音義曰卒衣也

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

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

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

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

徐廣曰在江夏關按蘇林曰下雉縣名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

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

疆淮南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

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

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

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

淮南中宋

決宋

出宋

寇

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卽許太子太子卽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座就丞相共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

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

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徐廣曰比吏而非真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削爵爲士

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

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

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卽位凡四十二年元

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

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被罪無赦遂誅被國

除爲九江郡徐廣曰又爲六安國以陳縣爲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

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

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

爽字

姬字

謀字

誅字

詣字

故宋作死

田宋

上宋訛人

姤宋

共宋

傳宋中

臥宋

倍宋

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人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為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預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姪又與客姪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

假母者

漢書音義曰傳母屬

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

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姪無采與奴姪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輶車鏃矢徐廣曰輶車戰車也音扶萌反刻天子璽將相軍吏

已宋

務宋校宋

宋無季

捕虜稱

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巴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輶車鏃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

宋無季

笑宋

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奸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王后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 凡三行未行四字 校在湖本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此卷字本与前卷同 極心史列五十八或作已五十八或作列五十八 凡十五葉

二十有六日校畢是卷

史記一百一十八終

西川

史記一百一十九

西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曰校在湖本

史記一百一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

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

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

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

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

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

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

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為庫車不

表

及古閣



數宋

歲宋致宋

悔宋

斑宋

魯宋第宋

布好宋中

讎宋

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  
 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柶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  
 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効之遠者  
 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  
 悔知非已之罪也

作雲夢大

澤之池也

宋接前篇

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白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成曰孫叔敖激沮水

白宋作白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  
 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  
 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  
 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  
 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曰子產家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

皇覽

徐廣曰一作開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  
 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  
 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  
 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  
 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好布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  
 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  
 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  
 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  
 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  
 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  
 死

宋宋

傳宗

劍宗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索隱述贊曰凡三行末行三字校在湖本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一十九

史記一百十九

此卷宗本与前卷同板史記列傳五十九凡三葉

魏川世同

史記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

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

至黯七世

魏川世同

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遣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安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

宜宗

遣宗使

數宗

摠宗指宗

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

其治責大指而已

弘宋不避

己宋

依宋

揖宋

群宋

陷宋

廁宋

嘗宋

辯宋

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

歲宋

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

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

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狹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

脩宋

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為孝主將素伉直善灌夫鄭當時及

宗正劉棄徐廣曰一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

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

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

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二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

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徐廣曰最一作樹也上曰汲

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

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

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

謂林邊踞林視之一云漏廁也廁林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

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

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

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

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

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

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

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

其宋

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

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

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

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

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

葉宗

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  
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  
闡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闡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讚曰無符傳出入為闡 陛下縱不  
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  
庇其藥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  
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  
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符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  
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  
詔數強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  
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  
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  
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

彊宗

卧宗

狹宗

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  
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  
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  
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  
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  
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  
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故  
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  
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  
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信任  
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

段宗

聲宗

交便中  
閑宋

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使贖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閒靜可以請賓客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日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

己宋

使宋中

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密客為大農儻人徐廣曰一作入二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駟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此利其賓客辜較任儻也贖曰任人為保任見舉有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執則賓客十倍無執則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

史中記也  
歲宋

勢宋

及古周  
毛氏

五

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凡三行末行三字 按在湖本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百二十

此卷字本與前卷同 按史傳六十八六葉

史記一百二十一終

西川毛氏

史記一百二十一

西川毛氏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魯宋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徐廣曰錄一作繆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

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

按仲尼弟

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

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字段宋

及古周

毛氏

臺宋

問宗及各  
本作門

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

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

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

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

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

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

卒與涉俱死陳涉起

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

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

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

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

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

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

共宗

生弟子矣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

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

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

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

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

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

徐廣曰一作培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切

於齊則轅固生

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

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

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

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

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

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

婚宗

並宗



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  
 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  
 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漢書百官表孔臧也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  
 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  
 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  
 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  
 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  
 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  
 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  
 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  
 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  
 高弟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

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  
 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  
 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  
 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  
 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  
 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  
 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  
 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  
 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王戊立郢以呂后三年封上郡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戊不好學疾申  
 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腐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

迺

束

車

皇

讓

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徐廣曰魯恭王也

弟子自遠方

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

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

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

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

乘軺傳從徐廣曰車馬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

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

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寶

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

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

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

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

士臨淮太守

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

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

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

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

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

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

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

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

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

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

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

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

伐

宋及各本疑字

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  
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  
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  
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  
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  
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  
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  
十餘矣固之徵也辭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  
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  
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徐廣

已憲王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

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  
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

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  
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  
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  
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  
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

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  
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  
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  
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

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符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字接案隱下不字格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段

丘蕭奮

徐廣曰屬山陽也

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

宋不字格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

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常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天子召諸生示

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一作茶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

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

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

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

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

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

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宋樓胡

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

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宋樓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

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通者蘭陵宋樓楮大廣川殷

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暇也温呂步舒宋樓楮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汝淮南

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

通案作透  
楮宋

毋宋

脩宋

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  
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 凡三行末行十一字 校在湖本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一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核心史記列傳六十一或作史列六十七凡八葉

史記一百二十二

西川毛氏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

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

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

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

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漢書音義曰觚

方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

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

斲宋

鼂宋

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來宋及各本無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漢書音義曰音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髀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

鴈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鴈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安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徐廣曰寧一作甯穰人也徐廣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韋昭曰言急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

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  
 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  
 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  
 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  
 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  
 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  
 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  
 千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  
 孝文六年除國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  
 位吏治尙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  
 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

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忤漢書音義曰堅忤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

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賦由後爲河東都

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  
 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

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贅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

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

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

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大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作編

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爲陵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

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



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  
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

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曰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

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

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韋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

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太府調

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太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

曰大府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按事治

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趙禹

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

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

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

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按求官屬陰罪湯為人

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世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與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

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

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奏讞疑

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韋昭曰在板繫

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

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于此非常釋聞

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駟案贊曰謂常見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

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

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

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也於是往往

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

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符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

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

共宗

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按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守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佗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

宗各本弗作無陷宋

知宋中

園當謝湯弗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按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大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與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諷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按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

宋訛使

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  
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  
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

簿之簿  
悉責也

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

蘇林曰  
簿音主

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  
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  
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  
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  
牛車有棺無椁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  
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  
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

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  
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  
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

徐廣曰剽  
音扶召反

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  
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

漢書音義曰姁  
音煦縱姊名也

補上黨

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  
暴政而少蘊藉也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安

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  
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

徐廣曰受封五  
年與淮南王女

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

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

姊

陵

陵

姁姁及受  
財物國除

漢書音義曰隸閱也

號曰寧見乳虎

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

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

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

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

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

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

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

為死罪解脫

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

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

治

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

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並不勝直指始出矣

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邳都上幸

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

道乎嗾之

至冬楊可方受告緡

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

少時椎埋為姦

已而試補縣

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

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

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

補鞫字

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楮加罪一等

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贍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

是日皆

徐廣曰摯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

徐廣曰嗾音銜

至冬楊可方受告緡

縱以為此亂民

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

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徐廣曰屬馮翊

少時椎埋為姦

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

已而試補縣

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

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今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  
 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  
 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  
 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  
 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會春温  
 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  
 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  
 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茂徐廣曰云麻茂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  
 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荏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  
 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  
 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

荏平 甯成

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

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內守案舉

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中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

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

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居久之病死而温舒復為中尉為

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

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徐廣曰音項器

温舒為人調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者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

山弗犯無執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音焄大豪其治

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

中東及案 作東

勢宗

宋燕音熏 注在大東家 下

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

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

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代大宛詔徵

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負騎錢他姦利事罪

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

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

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

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

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

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漢書音義曰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

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

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

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

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

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

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

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

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

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

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為虛文言無盜賊也

滅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

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按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

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

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

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

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

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

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二年為御史大夫四歲薨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



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寔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

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

鋸項天水駱壁推減徐廣曰一作成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蠆

驚水衡閭奉抃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索隱述贊曰凡三行末行三字校在胡本

史記一百二十三終

史記一百二十三終

氏國函南甫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校在胡本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

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曰飲器榘榘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

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

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

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

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

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

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

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

歲中

實中

氏國函南甫

氏國函南甫

釋宋

宋及本無  
之字中統有

並宋

宋三年下行  
一字

帝宋中

宋宋  
紀宋

南宋

蓋宋

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  
 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  
王夷狄亦或女主既臣大夏而居之  
 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  
 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  
要領要契留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歸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曰元  
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  
 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  
 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  
 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  
 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傍大國五六具為天  
 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  
 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  
國有高山其上有  
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  
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

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  
 北則烏孫東則扞采于寘徐廣曰漢記曰拘彌  
國去于寘三百里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  
 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  
 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  
 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南漢道焉漢書  
地理志烏  
 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  
不土著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  
 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  
 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  
 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  
 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焉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  
 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

船宋

濕宋

卯宋

劬宋中

宋大夏接上  
索遠者行  
市宋

宋及各本氏作  
市

印宋

疆宋

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  
 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  
 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  
 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  
 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  
 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  
 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草旁行以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其  
 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  
 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  
 以為外國國善眩應昭曰眩相詐惑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  
 未嘗見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  
 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

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  
 氏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駝又作訖騫曰臣在大夏時  
 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  
 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  
 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  
 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  
 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  
 徑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  
 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  
 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  
 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  
 犍為發間使四道竝出出駝出冉出徙徐廣曰屬漢嘉出邛棘皆各行一

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笮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南方閉騫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四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曰一作緄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間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

野烏嗛肉蜚其上徐廣曰讀嗛與衞同酷吏傳義縱不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

大宋

魏宋

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強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采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

鑿宋

南宋

枚宋

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徐廣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上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並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

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

出其用抵

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上

云神馬

徐廣曰屬金城

初置

酒泉郡

以通

西北國

因並

發使

抵安

息奄

蔡黎

軒條

枝身

毒國

而天

子好

宛馬

使者

相望

於

道諸

使外

國一

輩大

者數

百少

者百

餘人

人所

齎操

大放

博望

侯

時其

後益

習而

衰少

焉漢

率一

歲中

使多

者十

餘少

者五

六輩

遠

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

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

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相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

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

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

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

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

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

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

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

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

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

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

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

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

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

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

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

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

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

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徐廣曰為中郎將數使為樓蘭

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

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烏孫以千匹馬聘

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

始末記

崑崙

倉宗

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並宛東姑師扞采蘇雍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贊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轂抵奇戲歲增變甚盛並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

漆宗

從宗

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訕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徒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

屬 乙宋

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如淳曰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蜀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

西宋

燉 什宋為

敦 敦宋

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浞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易輕也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



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他  
 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  
 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  
 其城徐廣曰空一作亢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今城中渴乏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  
 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  
 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  
 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  
 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  
 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  
 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  
 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

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  
 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  
 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  
 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  
 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  
 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  
 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  
 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  
 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  
 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  
 者各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  
 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

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  
 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  
 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  
 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  
 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  
 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  
 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  
 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  
 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  
 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  
 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益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  
 李陵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

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  
 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  
 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陵  
 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  
 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  
 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  
 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  
 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  
 昧蔡立毋寡昆弟日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于漢漢因使使  
 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  
 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徐廣曰一酒泉都尉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西  
 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

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索隱述贊曰 凡三行末行三字校在湖本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此卷字本与前卷同 極史記列傳六十三或無列字記或作已凡十三葉

史記一百二十三

西川史局

史記一百二十四

西川史局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史記一百二十四 在第二行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

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皙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

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

軌宋

負宋

況宋

庚宋

沈宋

効宋

執宋

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  
 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  
 不以其故貶王跖躄暴利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  
 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  
 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  
 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  
 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  
 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  
 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  
 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  
 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

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

笑宋

己宋

劍宋

或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  
 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  
 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  
 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  
 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  
 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  
 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常施  
 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  
 乘不過鞦牛徐廣曰音雖駟案漢書音義曰小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

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  
 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

吳宗

戲味

南越傳

行郡字  
脫越字  
當以宗  
本刑補

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邲字邲有邲如縣南傳曰邲壯士韓千秋也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

輒宗

姊宗

遂宗

逐

居

宗避

休宗

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非其任疆必灌之妙反盡酒也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也貧者欲得願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願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

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  
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  
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  
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  
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  
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  
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  
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詣  
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  
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  
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  
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

又宋

宋少解  
字

徐廣曰屬馮翊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

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  
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  
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  
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  
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  
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  
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敖倨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  
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雁門有鹵城也臨淮兒長卿  
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逡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  
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  
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待宋

族宋

鴈

遂宋

公宋

遂遂宋

顏中紀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二狀為貌者則色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此卷宋本與項羽本紀同 愨史傳六十四凡五葉刻書人劉文宗端高秀郎松章珙

六月廿有七日校

史記一百二十四

馮氏

史記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

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

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

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鷄貝帶漢書音義曰鷄貝帶鷄鳥名以毛羽

飾冠以月飾帶傳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

則鄧通患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

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徐廣曰後屬捷為

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著黃帽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擢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孝

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袈徐廣曰

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

此字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

官宋

卧宋

材宋

佞宋

佞宋

自宋

戲宗

富宗

冢宗

沒宗

乃不宗同

驚宗

衛宗

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  
 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  
 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  
 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  
 餓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  
 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  
 啗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  
 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啗癰啗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  
 帝啗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  
 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  
 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吏輒隨沒入之一  
 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仁寵最過庸不乃不甚篤

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宦者則李延年媽者弓高侯

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頽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媽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

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

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常與上臥起江都

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媽乘

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

道傍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

比韓媽太后由此嗾媽徐廣曰嗾讀與衛同漢書作衛字媽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

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而案

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

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主言延年



寢

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久之寢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索隱校在湖本

此卷字本与前卷同凡二葉刻書人董暉陳說王椿

史記一百二十五

魏

史記一百二十六

魏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索隱曰校在湖本

史記一百二十六

宋本在第四行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道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隱

道

藝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

齋宋

穰宋

籩宋

鎡宋

髡宋

不宋

壺宋

履宋

衰宋

床宋

以宋

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籩徐廣曰籩籩也汗邪滿車司馬彪曰汗邪下地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溢見其所持者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舂鞞鞞徐廣曰舂舂衣裏也袁衿也鞞鞞也音蒲鞞曲也體音其紀反又與鞞同謂小晚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一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

遊宋

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罣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叶有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

賞

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椁榿楓豫章為題湊

棺外木頭皆內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

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

六畜葬之以壟竈為槨銅歷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

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

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

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

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

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

趙韓

梗稻

腸

宋貧作窮  
往作且

宋避

耻

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

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

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

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

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

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

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

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

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

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

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

梗

職國策曰蘇秦說趙王  
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

載曰談說  
之容貯也

徐廣曰  
在固始

嘗宗

漆宗

主宗

孟宗

楊宗

號宗

副宗

為宗

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頭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

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

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

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

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

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

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

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擊頓人

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

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

即人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

疾言罵之曰咄老女二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

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  
 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  
 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  
 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  
 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飲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污數賜縑帛檐  
 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  
 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  
 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  
 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  
 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  
 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其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  
 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宮署門

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  
 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  
 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  
 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  
 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  
 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  
 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  
 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  
 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  
 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孟天下均  
 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  
 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

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起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

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審乘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

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青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宋程行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

關宋

於宋

佗宋

知宋  
諳宋

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宋不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北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

守來望見王先生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

豹宗

小字同各本  
作人

齋宗

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齊戒為治齊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與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繪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願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

屬宗聖  
中

繪宗  
中



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  
 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  
 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  
 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  
 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  
 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  
 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  
 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  
 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  
 若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  
 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

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  
 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  
 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  
 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鄴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  
 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魏文帝問羣臣

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  
 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  
 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抵叩之差乃鈞銖  
 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按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  
 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  
 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  
 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  
 不得錯綜而易處

低宋  
 校宋

此卷宋本与所类同 凡十葉 刻三宗昌政昌考中 施 邑彦章字

史記一百二十六 終

史記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

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

上策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案墨子

史記一百二十七 宋在第三行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上策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

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

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

出洗沐相從議論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

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

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

論議宋

凶宋

西川中興

西川中興

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

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無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

為宗

豹宗

穀宗

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徐廣曰式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享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

鄉養宗

樹宗

窮宗

虧宗

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

公宗

稽宗  
履宗

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糲徐廣曰音所駟案離騷經曰懷椒糲而要之王逸云糲精米所以享神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憶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

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劔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

幽宗  
博宗

史宗

舍字

宗脫行字

名榮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凡五葉 刻之昌餘 昌彥 俊

史記一百二十七

終

馬川屯鳳  
氏書印

史記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曰 校在湖本

史記一百二十八 在第二行

馬川屯鳳  
氏書印

龜通書

宋避

宋避

弃宋

其自宋

潔宋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上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以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 一作草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欵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嘗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

常

有宋

藝宋

効宋

於宋

眦眦宋

謝宋

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上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上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眦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徐廣曰撻音逢一作達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

有參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

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

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

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念甲余必自

取之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

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

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

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

之上

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

著百莖共一根

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

又其所生

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

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宋不立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

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

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

襄宋

博宋

界中  
宋記

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  
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  
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下有擣  
耆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  
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籊也蓋然火而籠罩  
其上也音滿陳涉世家曰夜籊  
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  
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耆  
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  
和平王道得而耆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耆者不能中  
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耆長八尺即難得  
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  
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

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  
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  
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  
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  
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  
無不字許

氏說淮南以為滋潤鍾  
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蚘  
龍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  
云蚘龍屬也音決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耆  
并得其下龜以上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  
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  
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  
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

太卜官書本  
鹿宋及中統  
王本有

臚骨穿佩之徐廣曰臚音  
乃毛反臚臂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



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徐廣曰他一作被林中者齋戒以待誕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他髮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

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勃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青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

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  
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  
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  
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  
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  
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  
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  
雨竝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  
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  
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  
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  
謝也縮頸而卻欲望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

冥字

並字

邵字

宋及本無望字

惟字

倉字

陷字

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  
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  
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  
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  
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  
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  
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為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求告寡人寡  
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  
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  
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服  
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  
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

得中

歎字

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強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強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強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強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歸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謾音吐和反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強暴強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

蠱字

逆字

龜字作

美字

辨字

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蠱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耰音憂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強不至故曰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商賈不強不得其贏婦女不強布帛不精官御不強其勢不成大將不強卒不使令侯王不強沒世無名故云強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強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櫝音子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埤蚌徐廣曰鑄音子傳賣於

穀字

蠱字

商字

鑄字

曰隻一作雙

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埤蚌

徐廣曰鑄音子旋反拌音判

傳賣於

拌字

無宗

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  
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強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无咎寶者無患  
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  
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  
雖然禍不安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  
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  
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  
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  
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眾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  
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  
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  
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強誇

雙宗

梁宗

關宗

著宗

競宗

馮宗

馱宗

而目巧教為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  
善意作室不甲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  
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脗脗音衡  
脚脛也箕子恐死被  
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競活之  
徐廣曰競  
一作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  
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  
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  
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  
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溶湯徐廣曰官音  
館一作沸是人皆富有  
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  
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  
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  
山江之原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  
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

如神

貪宗

涪神

宋取下有之字

宋之紂  
二字

血宋懸宋

剋宋

福宋

全宋

分爭是暴強也故云取以暴強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  
 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兵服民眾殷喜邦  
 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  
 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為暴強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曰昆吾作  
 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爭強  
 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  
 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  
 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竝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  
 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  
 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  
 而行見事而強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

實中

元宋

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  
 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  
 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  
 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于壇中央以刀剝之身  
 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  
 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草  
 被鄭之桐徐廣曰牛草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  
 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于元王而  
 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  
 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  
 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擊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  
 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

支中

熊宋及各  
本作雄

母宋

而宋

曰宋記

瓦宋  
棟中宋

闕宋

日中  
宋作曰

嘗宋

梁宋

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于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蠡

門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蠡門射法也禹名為辨智而不

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無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

知吉凶面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

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鵠郭璞曰鵠能制虎見鵠仰地淮南萬畢曰鵠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心惡之也騰蛇之

神而殆於卽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蚘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

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戊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

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

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

也陳之也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

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

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

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開 盼開 首俛大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巳卜暮昏龜之微也

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先以清水澡之

以卵祓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為祖徐廣曰一作視人若巳卜不中皆祓

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

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

也

也

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  
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一寸 字提 卜先以造 徐廣曰有龜也 灼鑽鑽中已又  
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徐廣曰一作止 各三即以  
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  
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勅 徐廣曰音策 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

刺宋

貞 徐廣曰行一作身 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

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  
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

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

足胗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

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胗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無呈無崇

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

知宋同中統

作如 以明字

崇 中宋

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  
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胗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  
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

繫 宋

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  
不勝足胗首仰身首 徐廣曰一作簡 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

不行足胗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  
足胗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胗胗勝

候 宋

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胗首仰不  
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是開有

徒 宋

胗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室家吉不吉  
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

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

即 宋

音 宋

以後之例此  
命曰橫吉當  
宜格或推行  
宋亦接寫

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胗手仰有外 卜歲中  
民疫不疫首仰足胗身節有強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  
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 身作外強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  
胗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  
首仰足胗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胗內外相應不  
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  
不得足胗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  
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  
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  
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  
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  
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  
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  
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  
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  
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  
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  
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  
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  
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  
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

手未同  
中統作



足脢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  
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  
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  
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脢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  
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  
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  
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  
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  
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脢以占病不死

孰

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  
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  
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  
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  
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  
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  
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占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  
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  
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

占

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胛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

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

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  
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脢外高內下上有憂無傷也  
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上  
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  
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  
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  
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  
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  
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  
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

應  
宗無

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脢身折內外相應以占  
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  
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  
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  
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  
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脢  
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  
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脢內外自隨上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  
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上來者  
來上曰卽不至未來上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

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  
 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  
 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  
 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  
 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  
 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  
 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脢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  
 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  
 自舉柱足以作以上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  
 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此挺詐有外以上有求不得病  
 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上  
 有求不得病有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

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  
 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有上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  
 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  
 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脢身節折以上有求不得  
 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  
 外自垂以上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  
 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上有求難得病難起不  
 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  
 節折內外自舉以上病者上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  
 足脢內自舉外自垂以上病上日不死其一日乃死為人病首俯  
 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上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

及行問

左

足矜以上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矜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矜者不至行者足矜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矜者不得繫者足矜不出開出其上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此卷字本与前卷同凡七葉七刻二高章珎餘昌中。色彥後守昌彥

史記一百二十八

魏川史記  
氏書

史記一百二十九

魏川史記  
氏書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索隱曰杖在胡本

史記一百二十九 宋在第二行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林竹穀纊徐廣曰紵屬可以為布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瑋瑁珠璣齒草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

執味

財味

鈔味

史記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

馮鹵

徐廣曰馮音昔馮鹵鹹地也

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

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

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彌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于越范蠡師事之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

則宋備宋

筭宋

歎宋

字有字  
下同

疏宋

脩宋

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  
 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  
 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  
 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  
 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  
 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  
 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  
 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  
 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  
 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

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

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  
 而益彰者乎字不立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  
 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  
 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  
 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  
 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  
 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  
 執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  
 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  
 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猗頓用鹽鹽起孔叢

子宋記

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  
 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貴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  
 猗氏故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保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保名也

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繪物間獻遺戎王徐廣曰間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戎王什倍其

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

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而擅其利數世

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

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

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

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

侯強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

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

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

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龍蜀之間要路故曰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

徐廣曰櫟邑在馮翊北卻伐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

戎中

獻高

岐宋

隴中

鄧宋

邛宋

襄宋

襄宋

唐宋

長安諸陵四方輻湊竝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

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厄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邛都出

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

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

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

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咸人徐廣曰堯都晉陽也都河東

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

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

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

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音灼曰慎音慨枝音堅瓚曰慎音慨今以土名強直為慎中也好氣任俠為姦

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羗

以書

有統字

新宋



背健宋

不均

徐廣曰疾音兒一音囚凡反皆健羊名

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慄悍而武靈王並厲之

慄宋

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

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

晉灼曰言地薄人眾猶復有沙

系

丘紂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也

民俗懷急

徐廣曰懷急也音絹一作懷一作惠也音翽也

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

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

徐廣曰一作蠱多美物廣

曰美一作弄一作推

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

徐廣曰跕音帖張晏曰跕屣也蹠曰躡跟為跕也

游媚貴富入

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

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

徐廣曰矜一作務

濮上之邑徙野

王

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

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

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

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隣烏桓夫餘東綰

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

遼

鄰宋

其陰則齊齊帶山海

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闢達多匿智

膏壤千里宜桑

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

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鬪勇于持刺故多劫人

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

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

而鄒魯濱洙

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

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于周人

夫自鴻溝以東

徐廣曰今在滎陽芒碭以北

屬巨野此梁宋也

徐廣曰今為臨淮

舜漁於雷澤

徐廣曰今陶之浚儀

睢陽亦一都會也

徐廣曰今在定陶

舜漁於雷澤

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

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

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客宋記

關宋  
地宋記地持作情

碭宋

淮宋記

宅宋

佳宋

徐廣曰在成陽

湯止于亳

徐廣曰今在梁國薄縣

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

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

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客宋記

史記一百二十九

五

陽宋

邪宋

澤字

置字

雜字

貴字中統  
作費

謂字

軌字

字不亦耶  
作項

總字

飢字

秋蟲字

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

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

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

之銅三江五河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鄉縣屬江夏九江江南徐廣曰

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

越雜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天多竹木

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

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九疑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

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

之湊韋昭曰果為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馬居陽翟夏人政尚忠朴

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

通武關鄖關徐廣曰按漢中一作鄖字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

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

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

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邁反除草

也果隋徐廣曰地理志作贏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執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

窳徐廣曰音紫此窳苟且墮懶之謂也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

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

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

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

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名穴之士設為名

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駟案歸者取利而不

也停貨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

也

郢字

湖字

稻字

巖字

鷺鳥

協

博宋記

商宋記問

一寃

比宋記

陣却敵斬將擐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鷺者徐廣曰鷺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史躡一作跼音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劔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精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劔宋

宋書記

鬪宋

宋頭有十字

魚宋記

宋斗作蚪

畦宋記

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綱案漢書音義牛蹄角千綱案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澤中千足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綱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為轅音秋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干畝卮茜徐廣曰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縵赤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綱案韋昭曰畦猶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釀飲食徐廣曰會聚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

宋下視

鬪宋

榻末  
飯各本記答  
中紀作

亦誤  
亦誤作

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

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

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

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坭徐廣曰長頸罌漿

千甌徐廣曰大罌缶屠牛羊菑千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糶音掉薪橐千車船長千

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橐章材也竹竿万个徐廣曰古賀反其軺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

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徐廣曰髹音休漆也銅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卮

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為石馬蹄躐千徐廣曰躐音平反馬八蹄也音料牛千足羊菑千雙

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

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搨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搨音吐合反漆千斗蘗

麴鹽鼓千甌徐廣曰或作合器各有甌孫叔敖云甌瓦器受斗六升合為甌音貽鮐鯨千斤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齊鯨魚與鮐魚也魚

千石鮑千鈞徐廣曰鮑音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

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千貫節駟會徐廣曰駟音祖朗反馬會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會亦

是會也節物貴賤也謂估賤乃買故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

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蜀

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淖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

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

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踰

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

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僅千人田池射獵

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

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

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

金脫錢  
亦誤  
各本有  
節字

孫叔敖  
宋同

音末

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

與名韋昭曰優游閒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于織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

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徐廣曰魯縣出鐵

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行賈徧郡

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齊俗賤奴虜而

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

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

曰寧爵毋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邴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

盡其力周人既繼漢書音義曰儉嗇也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

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

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秦

宣曲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

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楚漢相距

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

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

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

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

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侯卒也唯此

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

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

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

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各名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異一作淑又

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

字秦下有時字

者

侯

及古則

九

蓋字

胃字

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太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徐廣曰洒或作細細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貨殖列傳卷六十九

史記本與前卷同凡十一葉刻二張明元吳仲朱信信

高彥兵大成 洪新

史記一百二十九

西川中鳳堂 氏書南甫

史記一百三十

西川中鳳堂 氏書南甫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

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

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在趙者以傳劔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劔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荆勇不能傳劔論兵書也

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守郡守也錯孫靳徐廣曰一作靳事武安君

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郿縣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

宋字

劔字

兼字及中統

作廉 宋作靳下 有錯音七各 反云是索 隱文脫索隱 曰三字

贖字

王字

皇之時蒯賸玄孫印為武信君將

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

而徇朝歌諸侯之

相王王印於殷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

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璣曰長安城無高門

生談談為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

而已璣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大史丞為太史令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

徐廣曰淄川人

習道論於黃子

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

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

張晏曰謂易繫辭

天下一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

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

徐廣曰一作詳駟案李奇曰月令星

官是其枝葉也

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

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

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

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

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

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

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

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

去健美

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

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

形太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

位十二度二十四節

張晏曰八位八卦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

各有教令順之

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

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

增宋 計字  
和宋 中

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  
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  
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  
土簋徐廣曰一作溜駟索服啜土刑糲梁之食張晏曰一切粟七斗米為糲糲曰五斗  
藜藿之羹夏曰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  
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  
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  
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  
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  
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  
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如使人不得反其意  
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

執字

不失

晉灼曰引名責實參  
錯交互明知事情

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

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

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  
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

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

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

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駟  
案李奇曰聲別名也窾言不聽姦乃不

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

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

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信離者不可復反故

聖人重之由是觀之人者生之本也形者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  
也枝體者形也

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

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駟  
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

窾字  
列字

並字

冥字

神字

版字



印宋

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

射鄒嶧厄因鄱薛彭城

徐廣曰嶧音亦縣各有山也鄱音皮鄒鄱薛三縣屬魯

過梁楚以歸於是遷

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

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徐廣曰摯虞曰古之

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

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

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

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

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

樂宋作義

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修

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

安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

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

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

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

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

徐廣曰紬音抽

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

元年

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

明堂諸神受紀

明堂諸神受紀

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禮祀駟案韋昭曰告於肖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

太史公曰先人有

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

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

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

聞董生曰

服虔曰仲舒也

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

其宋

印宋中

本宋

宋邊

壹

辯宋

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

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  
 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  
 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  
 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  
 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  
 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  
 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

萬其指數千

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一云成數字誤也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

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為之誤

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

字集解并

在差以千里

下少往廣白

三字

陷宋

旨宋

禮義及宋  
中統有義  
字

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

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

徐廣曰二云差以豪釐

差以千里

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

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

言而不敢辭

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

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  
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  
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  
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義

褒

已

耻

危

美

商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

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

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尸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

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

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

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

迹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

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而太史公遭

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

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

西伯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

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

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

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

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嚳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

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

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

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

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

亂既喪艷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

第宗

桀宗

帝宗作祖

友宗

辜宗

剽宗

霍宗中

屬宗

史記一百三十一

九

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  
 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鏐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鍾鏐也維偃干草尊  
 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  
 道豪傑竝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  
 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  
 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帝本紀第  
 八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日怡憚也不為百姓所悅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  
 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  
 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  
 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  
 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  
 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

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  
 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  
 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  
 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  
 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  
 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眾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  
 第四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  
 踵彊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啟義依啟庶幾云已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  
 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  
 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甲功臣宗屬爵邑  
 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  
 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為從子弟眾多無

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

執字

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

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

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

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

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衷

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

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强

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

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

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翽忽

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星氣之書多

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

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云答應用用則萬靈罔不

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

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

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

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荆楚夫差

克齊子胥鴟夷信嚳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

呂肖矣徐廣曰肖音肖病肖猶衰微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

于幽徐廣曰繆錯也備云纏結也權智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

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闢云嘉父之謀

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

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疆魯乃不昌嘉且

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

宋遊

答宋

攸字

瀆宋記

番宋

宋遊

差宋

大宋

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為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強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賸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強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生偃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

嗟宋

宋避

宋宋

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騾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十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

卜宋

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訕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負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謫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

蒸味阜字

休宋

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休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草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

於字無

賓字

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厄  
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  
梁為扞負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  
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  
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  
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  
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  
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  
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  
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  
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傳

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  
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  
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  
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樛  
里甘茂之策作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  
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  
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  
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  
徐廣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  
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  
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



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  
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近而信威於彊秦  
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  
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  
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傳第  
二十一潘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  
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  
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  
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  
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  
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  
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為秦開地益眾北

列  
中

兩字及中統  
作西

於塚宗

韓王信宗

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  
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  
第二十九收兩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  
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  
破子羽于垓下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  
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  
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  
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  
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  
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  
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  
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

守宋無

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緹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斬蒯成  
列傳第三十八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  
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  
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  
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  
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  
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  
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  
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  
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徐廣  
曰吳王之厥漚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漚列傳第  
王由父省四十六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

煩宋

祁宋

楊宋

印宋

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順師徒鄉之  
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已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  
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神連  
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  
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  
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  
之叛逆甌人斬漚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  
四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作莫藩音普寒反葆  
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  
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  
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

繫宋  
軒宋

執宋記

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  
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  
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  
薦人稱長者壯有漑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黯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  
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  
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  
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親中國  
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  
曰一云不倍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  
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  
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  
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

觀宋

豎宋

徐廣曰一作總

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上

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

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

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

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

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為

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

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

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

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

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

聞王迹所與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

戲宋

蓋宋

並宋

歷宋

己宋

雜宋

缺宋  
傳宋

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

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數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傳進

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漢書音義曰象黃帝已下三十

窮以象王者如此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王上作三

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

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李奇

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

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明崇禎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云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

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漢書

音義曰十篇闕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

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

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朱省昌考六月晦日錄畢

史記公前考第七十

六月晦日錄畢

西川忠貞堂

